

中国女人

怎么了？

谌敏 刘兰荪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大时代：躁动不安的女人们
第 一 章	骚动的女人，骚动的心
第 二 章	女人从来不孤独
第 三 章	女人比男人更辉煌
第 四 章	她们在换一种活法
第 五 章	青春的代价
第 六 章	向爱情说声对不起
第 七 章	路边的野花你去采
第 八 章	潇洒和痛苦的情人们
第 九 章	黑婚·黑孕·黑结果
第 十 章	美人·推磨术
第十一章	享受男人
结 束 语	

引言 大时代：躁动不安的女人们

我们曾经相信：我们认识女人。

我们彼此相依共同渡过了多灾多难的悠长岁月。

我们怎么会不认识女人？

自从上帝从男人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成女人之后，我们便认识了女人。女人是男人的附生物，是男人的一部分。女人的存在，仅仅是为男人不致孤独，是为男人得到帮助。上帝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尽管我们生长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尽管我们不认识上帝耶和华，不晓得他和玉皇老儿是否长得一个模样，我们依然和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们一样，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帝的规定，甚至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几何时我们相信女人只是一种卑贱的动物，“唯女子与小人之难养也”；只是一件生活用品，“女人如衣衫”；只是生儿育女延续种族的工具，只是侍候男人操持家务的奴仆……

于是，按照上帝规定的原则，除和男人一样遵守“三纲五常”外，我们还要求女人做到“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无可挑剔。稍有逾矩之举，便视为不守妇道，有辱门风，大加挞伐。

我们怎么不认识女人？

我们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围在我们身边，经年累月劳作。做饭，洗衣，清扫，缝补、孕育、教子……她们忙碌的身影，她们疲惫的面容，她们颤动的发丝，她们轻微的呢

息，都被我们看在眼里，印在心头。她们欢乐的笑声，她们深情的叮嘱，她们焦急的等待，她们殷切的企盼，牵动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习惯了她们匆匆上街买菜的脚步，习惯了要我们脱下脏衣的催促，习惯了把好菜好饭摆在我们面前，习惯了朦胧中加盖在身上的大衣毛毯，习惯了读书写作时递到手边的清茶，习惯了融和在每个时刻的温暖与亲情。同时，我们也习惯了对母亲姐妹妻子女儿发号施令，我们更习惯把自己当作家庭的中心，该被侍候被崇拜的英雄。有了她们，我们不再焦灼，不再畏缩，不再沮丧，不再逃避。假如我们矮小，面对她们我们感觉自己高大；假如我们瘦弱，面对她们我们装得孔武有力；假如我们畏惧，面对她们我们变得一往无前；假如我们无能为力，面对她们我们装得成竹在胸。我们情愿提供给臣服的女人以物质和力量的保护，并且情愿对她们的存在提供道德上合理的辩护。

然而在某一天早晨，我们猛然发现很多女人变了样：她们有的竟然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穿上连衣裙牛仔裤烫起卷卷发描眉画眼走进城镇市场摆摊卖货，站在宾馆饭店服务台前餐桌旁边彬彬有礼接待顾客；有的辞掉工作摆摊开饭馆，扯开嗓子叫卖微笑着招呼犹豫不决的就餐者；有的跟随“大款”从这座城市飞到另一座城市，在谈判桌上谈笑风生劝导对手在合同上签字画押；有的视贞操如抹桌布旁若无人堂而皇之与男人同居；有的理直气壮甩掉不爱的男人另寻新欢；有的在舞厅中幽暗朦胧的灯光下随着男人旋转；有的陪客人吃饭聊天介绍名胜古迹玩各种快乐的游戏；更有甚者哼唱着“女人不是水，男人不是缸”，宣称我为自己活着你管得着吗？……

于是我们惊恐地呼喊：这世道怎么啦？女人们怎么啦？

一切都在变异，一切都在翻新，一切都在错位，一切都在

重组。

九十年代，我们似乎跨进了一个女人们躁动不安的大时代。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女人。

认识女人，认识中国当代女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面对千千万万个女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志趣、不同性格的女人，面对着她们不同的容貌不同的举止不同的腔调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我们感觉到世界的广阔与丰富，感觉到认识当代中国女人的艰难。但，愈是艰难才愈有兴趣，愈有价值。

让我们从一首诗谈起吧：

总说女人是水做的

那就把这星球的一半交给我们吧

正是这水 亿万斯年

溶化了岩石，给第一枚细胞以无限生机

灌绿庄稼的是我们

远古民族的头一个主人是我们

从半坡陶罐流到大禹的车辐

从黄昏的纺车转到飞行器的轨迹

收拾够了几十个世纪的碗筷和泪滴

我们在失明的世界找到了自己

挺起造物主赐给我们的饱满的胸膛吧

让我们走出屋檐舒展自己的身躯

再不要在大丈夫的冷眼下旁观自己
再不要在街头书摊上出卖自己
让我们在生产建设的主战场上站稳自己
让我们在选举大厅的座席上认识自己

呵，女人，繁衍人类的女人
我们是远古之水 我们是永恒之水
为了这个名字，除了爱和被爱的申请
我们拥有更多的，应是参与和创造的权利

这是站在大时代潮头之上的当代中国女性的一份宣言书，是女人们对男人提出的挑战，是在激烈躁动的现代交响曲中痛苦蜕变的女人们的呼唤与呐喊。

面对这样的宣言，面对这样的呐喊，我们再不能无动于衷，心平气和。然而，激动之余，我们不免生出一丝隐隐的忧虑：这样下去，女人还会成其为女人么？

这种忧虑并非作者自设疑问，耸人听闻。不是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么：当今中国的“阴盛阳衰”，不是真正的“阳衰”，而是名符其实的“阴盛”——女人都变得张牙舞爪、盛气凌人，与男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异性几成同类，还到哪里去找男子汉？甚至有人无可奈何地悲叹：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是难以见到了。

“女人正在失去她们的特性，女性正在消亡”，这便是一些中国人的“共识”。

失望之余，持这种观点的人便把目光投向世界。他们发现：象日本妇女那样的女人，才具有真正的女人味，才称得上真正的女人。

深深的失落感，怅惘感，使男人变得唉声叹气，畏畏缩缩，犹豫不决，无可奈何。于是愈显阴盛阳衰。

我们该怎样排除自身的困惑，该怎样真正认识女人，尤其是重新认识席卷神州大地的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中国女人？

那么，让我们再来探讨这个艰深而浅显的命题吧——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生孩子的”。是的，上天造出女人，交付给她的任务之一，就是生儿育女繁衍种族。人类有今天这般兴旺，与女人出色完成她们的任务密不可分。尽管在我们这个人口爆炸的国度，制定了严格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尽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口专家，都一再呼吁要节制生育，然而几乎所有的国家种族，都对女人生育抱一种神圣庄严的态度。人们对女人生产期给予特殊的优待，并非仅是因为生理需要还包含着对女人完成生孩子这一神圣使命报以崇敬与感激。在当今中国，“坐月子”的女子依然被丈夫、公婆、父母，甚至包括亲朋故友、街坊邻居、单位领导关心备至，照料周到。虽然她们只能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她们依然受宠。在西方一些国家，多生孩子被视为多做贡献，不是有生三胞胎、四胞胎、五胞胎的女人，被视为英雄母亲，连总统都写信祝贺或亲自慰问么！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被上帝规定担负生儿育女重任的女人却公然反叛上帝，她们以种种“借口”延迟甚至推卸自己的责任：她们忙于做生意，忙于研究课题，忙于上学深造，忙于出国，忙于种种事业，忙于赚钱发财，希望晚生孩子，甚至怀上第一胎也要去做人工流产，有的干脆千方百计说服丈夫，终身不要孩子。于是相当多的男人以及社会舆论，便对这种公然违背女人天性的行为愤怒至极：女人不生孩子，还要女人干什么？

有人说：女人是被男人爱的。

是的，我们从来认为女人是弱者，她们需要爱护、关心。我们习惯把自己看作一棵大树，让女人遮荫蔽雨；一座高山，让女人依傍歇息。我们希望女人永远柔顺地躺在我们的怀抱中，以显示我们的强大与威猛。我们对女人的爱，除了性的需要，除了使自己的保护欲得到满足，除了喜欢她们的心灵、性格、志趣、相貌、举止之外，还剩下什么？

既然是被爱，就该服从、柔顺、接纳，这才是女人的本份。可今天的女人呢？她们已不象她们的母亲、奶奶、婆婆、姑姑，“既嫁从夫”，从一而终，她们把自己摆到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翻了个个儿。她们不再是找“主儿”，而是寻“搭挡”。性情不合么，走，打离婚去！志趣相投么，不领结婚证照样同居！有了丈夫，照样和另外的男人幽会偷情！丈夫不喜欢跳舞么，我有权在五色灯下伴别的男人翩翩旋转！丈夫嗜烟酒，迷麻将么，我干脆收缴你全部工资，掀翻麻将桌！男朋友样样都称心就是不会发财挣大钱么，咱们咕得几拜！说什么生死恋情，患难夫妻，只要我不爱，只要不满足，照样吹灯，照样离婚，哪怕相爱十年八年，哪怕“金婚”、“银婚”！失去了贞操算个啥，生了孩子算个啥，白发染霜算个啥，面子名声算个啥，我找的是爱，寻的是情，图的是安安逸逸舒舒心心过日子！九十年代啦，谁还离不了谁！

面对这样的女人，我们的男人不感到恼火么，羞愤之余，能不大骂：这样的女人哪象个女人！

有人说：女人是内当家。

是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认为：男人“打天下”，女人“内当家”；“男人是捞柴（财）的扒子，女人是装柴（财）的篓子”；男人是撑门户的梁柱，女人是守财富的管家。我们习惯

女人操持家务，安排衣食，洗涮缝补，侍候家人。有的男人对女人说：外面的事办不好是我无能，家里的事想不周是你窝囊；有的丈夫对妻子讲：分不到房当不了官赚不了钱责任在我，做不好饭洗不净衣教不好孩子责任在你。不但男人认为这样分工天经地义，就连女人也认为如此承担合情合理。不是有许多男人回到家中朝女人这样吼叫么：连饭都做不好要你这样的老婆有什么用？我的衣服你放到哪儿啦？看你把孩子教成什么样啦？买盐打油也要我去做吗？不是有许多女人守着丈夫哭闹埋怨么：人家巴结领导当上了官，就你干了一、二十年还是个平头百姓！人家一个月光拿奖金就百儿八十块，你挣这俩钱不够我们母子买两件衣裳！人家和你一起进厂住上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就你还住在这又黑又脏的贫民窟里！

面对女人的眼泪和数落，男人们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然而那心中的不平衡并不是因为女人的“攻击”而产生——我们往往是感到自己窝囊，认为领导处事不公，还有那种种外界的因素，都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借口。至于女人的愤怒么，嗨，由她去吧！

然而到了今天，女人们变啦！她们不再死守在家，她们想辞掉工作，不拿那百八十块工资，去开饭馆，去开理发店，去承包商店，去摆小摊，去学服装裁剪，去推销各类商品……她们想丢下丈夫儿女，丢下父母兄妹，进城去当保姆，去打工，去当服务员，去做公关小姐；她们想读函授，参加夜大职大职大学习，想脱产入学深造，想独立承担研究课题，想写专业论文，想著书立说，想当服装模特电影演员……合兴趣的，能出名的，能挣钱的，能发挥专长的，能成材的。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九九八十一行当，什么都想干，什么都能干。哪怕是卖冰棍大碗茶，只要我想干，我都要去干！至于家务劳作，

培养孩子，夫妻一起承担吧！有的妇女干脆对丈夫说：亲爱的，对不起我太忙，你就多担点吧！更有那“横”的，眼睛一瞪：你干不成事，还不想让我干吗？什么年代啦，我要自我实现！

面对这样的女人，男人恼怒，无奈，连连摇头叹息：嗨，如今的母鸡也打鸣啦！

有人说：女人是美的化身。

是的，几千年来，男人喜欢女人，需要女人，常常是站在欣赏的角度，欣赏她们端庄俏丽的脸蛋，欣赏她们健美优雅的身段，欣赏她们柔弱顺从的性格，欣赏她们纯洁善良的心灵。“面似桃花，唇若涂朱”；“行似风摇柳，立如常青竹”；“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一笑倾城，二笑倾国”；“千娇百媚，柔情似水”……骚人墨客穷尽了所有美好的词句，赞颂女人。就连缠裹得断了骨头的小脚，也被冠以一个美妙无比的名称：三寸金莲，更有那卖身葬公婆，为亡夫守节终生，为失身而自杀等等，都在男人的欣赏赞美之列。至于女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应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个性，应不应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权利，全然不予考虑。而当一个活生生的人仅作为一种装饰，一种摆设，一种男人及社会欣赏的“物体”的时候，她自身的悲哀何其深重，何其惨烈！5000年，我们的男人，我们的社会，就在这深重惨烈的悲哀中“审美”，实现自己的愉悦与快乐！

今天的女人，与过去有大不同。虽然她们希望自己年轻漂亮，虽然她们描眉涂唇以增添延缓自身的青春与魅力，虽然她们注重服装首饰节食减肥练习健美以展示自身的优美身段，虽然她们也进公关培训班训练自己的一谈一笑言谈举止以提高交际能力，但这一切努力，并不仅仅为了取悦男人与社会，更重

要的是追求自我实现，以自身的仪态美、心灵美促使社会与男人的承认。被动的被欣赏与主动地展示甚至“推销”自己，有根本的区别。别人说美不为美，自己觉得美才是真正的美，这是当今许多女人的观点。于是，发型、服式、美容、辞令、举止等等，千姿百态、色彩纷呈。女性肌肤，关乎风化，不得向外人展示吗？偏有那迷你裙，蝉翼纱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笑不露齿，言不高声吗？偏有那高声大笑尽情歌舞让你侧目而视；低眉顺眼，轻手轻脚吗？偏有那举止张扬，“目空一切”使你气闷心虚；披肩发大辫子好看吗？偏要来个“飞机式”“爆炸式”倒倒你胃口；公婆印像丈夫好恶他人议论重要吗？我自己活得如何最重要……

面对这样的女人，我们的男人和社会怎么不抱怨：这年月，女人越来越不象女人啦！

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鲜花，女人是月亮，女人是溪水，女人是青藤，女人是清风，女人是扁舟……鲜花靠绿叶托衬，月亮靠太阳发光，溪水靠高山流淌，青藤靠大树延伸，清风靠原野荡漾，扁舟靠大海漂浮——女人永远只是陪衬者、附生物。

上帝这样规定，男人这样认为。

女人能作绿叶么？能作太阳么？能成高山么？能当大树么？能是原野么？能是大海么？

“为什么不？！”女人们理直气壮的回答：

“假如女人既是鲜花，又是绿叶；既是月亮又是太阳；既是溪水，又是高山；既是青藤，又是大树；既是清风，又是原野；既是扁舟，又是大海，不就呈现出一个完整、广阔、丰富的女性世界么？对男人世界，不就具有永恒的魅力么？我们的社会不就更加具有活力，充满生机么？”

今天，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中国女人，正是在与传统观念的抗争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双重性、多重性，正在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身价值的人。

她们不但要生儿育女，繁衍种族，而且更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事业追求。

她们不但有被男人爱的渴望，而且更有按自身需要去爱男人的权利。

她们不但要成为一个家庭的内当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优秀公民。

她们不但可以给男人和社会带来美的享受，而且更需要自身的快慰与愉悦。

她们不仅是陪衬者，而且是独立的主体的人。

站在这个新旧交替，继往开来的大时代，我们是不是应该矫正一下自己的目光，再去审视躁动不安的中国女人们？

不如此，则不能认识今天的女人们。

商品经济大潮，把女人推向前所未有的境地。

女人们面临两难选择：一种是安于现状，一如既往地依附男人，做贤妻良母，继续围着锅台转，即或是经济上相对独立，其思想观念依然是弱者的观念，继续做鲜花，做月亮，做溪水，做扁舟，靠大树高山扭曲自身。一种是义无反顾地叛逆，投身商品经济大潮中，与男人比智慧，比韧性，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人”。不是前者，便是后者，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在国门打开，眼界宽广起来的今天，女人们有了参照体：外国的女人可以那样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更重要的，是在大潮的推动下身不由己地往前走，仅仅迈出几步，便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体验到一种身心获得解放的快乐，尝到实现自我

后的甘甜，于是力量倍增，更勇敢地走下去。

但是，还有事情的另一面——既是前所未有的境地，便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女人们得自己探索着前行，即使睁大眼睛，也难免跌跌撞撞，步履踉跄，有时甚至摔得头破血流。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不安于现状的女人们，便会发现，她们无论是在事业追求上，还是在情爱婚姻上，无论是投入商海赚钱发财，还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中周旋，既有精彩出色的表演，也有败走麦城的落魄之像。更有少数本身素质低下者，被商品经济大海的惊涛骇浪冲得迷失了方向，最终走向堕落，失去自己。

这不但是身负历史重荷的当代中国女人的局限，也是事物发展规律本身所致。有伏有起有涨有落，概莫能外。

但是，女人们毕竟在纷纷下海，毕竟在劈波斩浪奋力游向前方。

也许这是女人大幸。

也许这是社会之大幸。

也许这是民族之大幸。

也许现在下断言为时尚早，但我们由衷的祝愿着。

“假如有来世，下辈子我依然要做女人”。不止一个女人这样说。

这是一种生存的庆幸，这是一种为自身性别所属的庆幸，这是一种体尝到性别的欢乐的庆幸。

这当然是只有在这个大时代才可能由女人发出的庆幸。

希望来世依然作女人的女人，心中洋溢着，绝不是做女人的愁苦和哀伤，而是做女人的快乐和幸福，带给她们快乐和幸福的，不仅仅是男人，不仅仅是情爱，不仅仅是物质与金钱。因为她们也站到了以前是男人所站立的，情爱所依附的，

物质与金钱所产生的地位上，她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一个躁动不安的大时代。

既然有女人希望来世依然作女人，我们所希望的女性终有回归的一天，我们则不必担忧女性会消亡。

倒是我们男人应该想一想，对于一种全新的女性，在概念上我们是否已为她们划出了一个新的范畴。

那时我们应该感激女人。感激这个伟大的时代。

第一章 骚动的女人，骚动的人

5000 年的社会发展，在工业文明巨大力量的推动下，女人们终于摆脱土地的种种羁绊，逐渐走向城市，走进社会经济生活中。

经济生活，最终要主宰政治；同样，经济生活，必将使女人的命运变得更为丰富和色彩斑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波，给中国女人提供了使自身获得进一步解放的机缘。那些普通的中国女人们开始醒悟，开始抓这次机缘。千千万万个女人，有文化的，不那么有文化的；漂亮的，不那么漂亮的；年轻的，不那么年轻的；有商品粮户口的，没商品粮户口的；有丈夫儿女的，尚未出嫁的；大学生，工程师，教师，作家，诗人，待业青年，村姑，歌星，艺术家……汇成一股巨大的人流，涌向市场，涌向商品经济大海。

她们伴随着男人，同时又独立于男人，她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理想和希望，在实践，在闯荡。直接的动因是赚钱，间接的、埋藏在意识深处的愿望，是找到自己，展示自己。她们要向社会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价值。

她们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片曾经是男人们独霸的领域。迎接她们的有掌声和鲜花，同时也有坎坷和荆棘。她们怀着“既然来了，就要打出一片天地”的决心，勇敢前行。她们凭着女人的智慧和柔韧，和强悍的男人们，和精明的姐妹们公平竞争。

她们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城市与经济生活缺乏温情，但它毕竟是公正的，平等的，只要付出努力，付出艰苦不屈的劳动，只要有智慧，就一定会得到报偿。正是懂得了这一点，她们终于获得成功。她们打出了自己的一方天下，在城市和经济生活中站稳了脚跟。

不必问她们从哪里来。昨天，已成过去，只有今天和明天，才可能创造辉煌。

女人走进“金三角”

珠江三角洲，10年改革一直站在“潮头”。

这块在农业文明中发育成长的土地，沐浴着工业文明的曙光而迅猛崛起，成为世人瞩目的“金三角”。

中山市一家外资企业，有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大学生。青春的风采，探险的欲望，热烈的希冀，令她们在时代大潮中体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几番风雨，几多感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这儿没有专利

王小姐一袭淡蓝套裙，款款而来。

她那艳丽风姿，纯情万种的面容，使人相信她一定是公关小姐，或模特儿，但她却是经理助理。

这要职可求之不易。

在珠海，注重的不是什么地方的人，哪儿的人都一样。关键是有没有真才实学。

王小姐初闯珠海时，便遇到了她的第一位考官，即现在的经理。

王小姐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分配到一家中学当教师。可她没去报到，被有关部门“开了”。开了就开了，王小姐根本不在乎。

其实，她早就和朋友合计好了，只要文凭一到手，就南下。

三年前，她们来到了广州，正巧一家酒店招聘公关小姐。她去了，长相、水平、业务全部合格，但却被刷下来了。原因很简单：

“你从哪里来？”

“你是广州人吗？”

“你会讲粤语吗？”

她从内地来。当然不会说粤语。事后，王小姐发誓：半年内，拿不下粤语，算我白学一回英语。事实上，在这里找工作打天下，不会粤语是要吃亏的。

凭着学外语的劲头，她买来粤语磁带学起来。没多久，便能自由发挥了。

紧接着东莞、宝安、顺德、江门，干了十来家。做翻译、秘书、饭店经理、车间主管，一年前才来到这家厂子。她是哪儿条件好，能自由发挥才干哪儿去，随时“炒”老板。人往高处走，喜鹊攀高枝嘛。

王小姐走进现在这家工厂时，英语、粤语、企业蓝图设计、车间管理，样样令总经理满意，加上王小姐光彩照人。总经理在心里拍了板，录用了。

“王小姐你是哪里人？”总经理有点套磁了，“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

王小姐说：“别问我从哪里来，开发珠海不光是你们广东人的事，这儿没有专利。你录用职员非得查籍贯吗？问我一个人